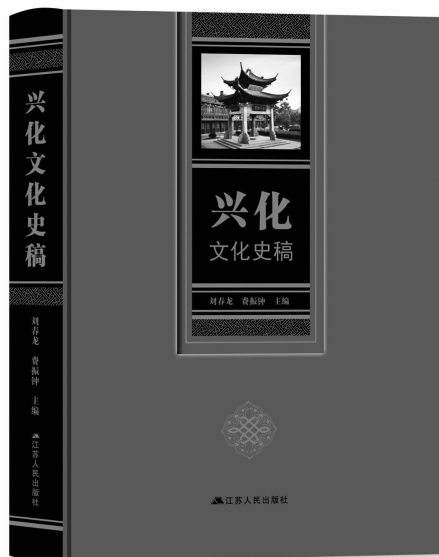


堪称典范的区域文化史

是文化史,但不拘泥于文化,既体现出该书的区域性、时代性,更着眼于它的实用性、综合性



《兴化文化史稿》
刘春龙、费振钟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据说即使在目前,县一级的行政区域,大致有2844个之多,其中,当然是各具特点,各有渊源。在这样的茫茫苍苍的县区之中,不管扬州兴化也好,泰州兴化也罢,其历史不能算最为悠久,其幅员不能算最为辽阔,其形胜不能算最为特别,但兴化却因其独特,而引人注目,成为话题。兴化的水、兴化的盐,进而是兴化的人、兴化的文,使其卓然而立,不可小觑。近日,拜读刘春龙与费振钟主编的《兴化文化史稿》,更使我坚定了这一也许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的判断。

水乡很多,但兴化的水乡,此地却有影山头、蒋庄和南荡遗址。这些考古发现,据说都能上溯到45000年之前,而此处真正文明开化,纳入治理,则是楚国大将昭阳所肇始。昭阳古邑,楚水脉脉,天低吴楚的一方水土,在历史的春秋寒暑中日出日落。迨至南唐前身的杨吴,始有兴化之名。兴盛教化,观兴其化,据说,兴化之命名因此而来。兴化是水乡,射阳湖虽然已经干涸枯竭,但其他湖泊仍在,大运河仍在,悠悠江淮仍在。即使到了当下,游走兴化,水上森林、垛田油菜,仍是旅游的热门所在。《兴化文化史稿》紧紧抓住兴化的水,细数兴化的自然与经济,因水而生,因水而活;靠水吃水的文教昌明,因水而起的风俗礼仪,诸如水神崇拜,屈原祭拜,清明会船,渔民与渔帮的“堂门”“七公圣会”,凡此种种,都令人耳目一新地感受到,兴化的水乡,别开生面,丰富多彩,摇曳生姿,不同他处。

兴化的盐,如今只是一种记忆的残存。但近海临水,得天独厚,盐的确是天赐而来。古代社会,盐铁在当时社会运行中的分量之重,在今天很难想象。拥有盐铁,就意味着可以并吞天下席卷宇内,就意味着可以觊觎天下逐鹿中原,吴王刘濞心生非分之想,大概也与此有关。当年的执政者奉行盐铁专卖更多的是着眼政权稳固,顺带兼顾一下苍生苟活。灶产与灶镜的星火已经凄迷,而曾为盐官的范仲淹到此执政一方,治水理政,也应该治盐。盐,作为生命延续的生活必需品,谁又能离得开呢?但盐场

的生产制作与运输,当然离不开水,离不开河流,更离不开人。在这样的盐民人海之中,因矛盾冲突而抗争者众,但最为知名的人物,自然是张士诚了。虽然有人丑化张士诚,本来叫“张士,诚小人也”,但张士诚生逢乱世,崛起于草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称王割据于苏州,不能不说他是一个人物啊。这样的人物,这样扯旗造反的叛逆者,在他的故土兴化得到尊崇,受到缅怀,并不因他的失败,并不因朱明王朝对他的抹黑而熟视无睹而装聋作哑而选择性失忆,这大概也是兴化这方水土得以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原因之一吧。

因为这样的水乡,这样的盐场,这样的土地,更因为这样的地域方圆,经过一代又一代乡民的耕织繁育,生生不息,使这样的一方水土,文化璀璨,令人炫目。如果说昭阳只是太过遥远的荆楚大将,范仲淹只是职责所在造福兴化的父母官,而施耐庵与《水浒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郑板桥的诗书画三绝与作为扬州八怪之首的享誉天下,则是不争的事实,施耐庵与郑板桥可都是毫无争议的兴化土著啊。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兴化文化史稿》就显得过于单薄而苍白了,虽然施耐庵与郑板桥都是当之无愧的文化高峰。该书力避重复但主线分明,它告诉我们自赵宋以来兴化的崇文重教逐步繁盛培厚枝昌,元末明初的“洪武赶散”与“托籍苏州”的人事沧桑再度涅槃,厚积而薄发,浴火得重生,这才有了韩贞乡村社会哲学的蓬蓬勃勃,这才有了自李春芳到李青、李详这一家族的薪火传承,这才有了宗臣诗文的独特风流,这才有了任大椿的礼学与文字训诂的蔚然大观,昭阳诗派的葳蕤稠密,刘熙载经典文艺理论的横空出世,明清兴化文人画的不同凡响。有了这样的肥沃土壤浓郁氛围,才有了郑板桥、李颀的喷薄而出大树参天啊。

作为一部区域文化史稿,这样的区域,不是直辖市,不是省域,也不是地级市或专区,而仅仅是一个县域所在,同类的县区,编纂撰写此类图书,往往会胡乱攀附名人,或者是滥收大量诗文,很为方志学的鼻祖章学诚所深恶痛

绝。但《兴化文化史稿》却立意高远,清醒明智,不做此番纠缠。即使本土人物的文化作为,因为存在争议与不确定性,更是语出谨慎,行文考究,留有余地。书中提到了李春芳这一青词名家与《西游记》的关联,当然要涉及到吴承恩,这样费很多笔墨也未必能考辨明晰,书中对此,不依据一二材料即下断语,而是平和陈述,录以备忘。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也是如此处理,持之有故,聊备一格,令人信服。书中提到了李清的历史著作《三垣笔记》《南渡录》,此前熟读此书,还真没有注意到他是兴化人。该书还提到了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这一在一百年前撰就的图书,称之为第一部医学通史,当之无愧。

《兴化文化史稿》这样的体例,这样的布局,甚至这样的图书名称,都透露出一种严谨细致的求真态度与谦逊作风。史稿,就意味着不是定稿,大可讨论,还有不少改进的空间。而这样的体例与布局,也处处体现出主其事者的严谨细致,是文化史,但不拘泥于文化,既体现出该书的区域性、时代性,更着眼于它的实用性、综合性。区域性,自不待言,紧紧围绕兴化而展开;实用性,该书不仅对工作生活在兴化的人具有工具书性质,多了解这一方水土的文化脉络不可或缺,即使对远道而来兴化的人来说,或向他人推介兴化,这都是一部货真价实、很有分量的兴化名片。

诞生于160年前的李审言先生,也就是该书中提到的李春芳的后人李详,是著名学者,也是方志名家,他当年就参与过《江苏通志》的编纂,也主持过《兴化县志》的编纂,可惜没有完稿,竟志而歿。时代性,是说该书观念新颖,与时俱进,不陈腐,不抱残守缺,行文清新自然,恰到好处。综合性,是因为该史稿汲取了各学科所长,兼收并蓄而又删繁就简,有社会史的借鉴、文学史的参照,更有对方志的传承与创新。

期望《兴化文化史稿》经过时间的淘洗,更加臻于完善,成为县域文化史的一个标高。

雷雨

在这里,东西方渴望而热切地对视彼此

一个人若只能看这世界一眼,这一眼应该看向伊斯坦布尔。——阿尔方斯·德·拉马丁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英]贝塔尼·休斯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10月

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若谈及一座自身印象深刻的欧洲城市,脱口而出的很有可能是伦敦、巴黎,抑或是柏林、马德里,伊斯坦布尔——这座位于欧洲最东南角的边陲之城,似乎很难进入大家的视线。在东方人看来,她在欧洲,充满西方情调;在西方人看来,她在亚洲,饱含东方风情。土耳其诺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亦曾坦言,“这是一座身处‘两个世界边界’的城市”。那么,伊斯坦布尔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她的魅力又从何而来,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贝塔尼·休斯是一位享誉殊荣的英国通俗历史学家,擅长描写宏大叙事,加上其优美的文笔,总能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史诗感。《三城记》亦是如此,尽管追根溯源,伊斯坦布尔的建城史一般不早于公元前7世纪墨伽拉移民的到来,但作者却从近年挖掘的考古资料入手,将本作的起点时间延伸至八千年乃至八十万年前,对伊斯坦布尔进行了一次超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从开篇耶尼卡皮地铁站挖掘出的骸骨到结尾盖齐公园示威人群涂写的涂鸦,作者无不在尝试着进行一种跨越,将历史与现实在某一个点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体现在方方面面,譬如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埃格那提亚大道,这条由罗马人修筑的道路至今仍在发挥着功用,成为难民涌向欧洲的必经之路;又如阿亚索菲亚,这座先后成为教堂、清真寺、博物馆的恢宏建筑,横亘千年的历史,依旧作为伊斯坦布尔的地标矗立在金角湾旁。种种此类,不胜枚举,历史借助现实变得愈加立体,令人遐想万分且倍感真实。

此外,作者也避免了一般通俗类历史著作

固有的英雄史观模式,而是运用了社会史的视角,在行文中穿插着对普罗大众的关怀。正如作者所言,“一座城市的意义,事关城市里的所有居民”,除了那些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外,作者将手伸向了市井,奴隶、工匠、商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作为历史主体的女性亦未被作者遗忘,从海伦娜到狄奥多拉、从努尔巴努到贝拉尔,她们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男性,谱写了属于自己的命运之歌。强者、弱者,男人、女人,人情冷暖在书中得到尽情的释放,寓情于人产生共鸣。

“伊斯坦布尔的位置形塑了她的历史,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形塑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本书看似是一部城市史,实则是一部世界史。史前的黑海大洪水冲刷出博斯普鲁斯海峡,赋予了这座城市坚韧且饱满的灵魂。易守难攻的地形成为天然的屏障,令无数英雄好汉折戟于此;横跨欧亚的城市构造,亦使得她左右逢源、为人倾倒。陆与海的汇聚之地——这种绝佳的条件,赋予她远超城市本身的体量。她可以指代一个帝国,甚至能象征一个文明,以她为都的两大帝国,则无一例外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与发展,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在此,“世界性”诞生了。

在我看来,世界性的基础即是多元——这是刻在伊斯坦布尔骨子里的元素。建城伊始,她就与海峡对岸的阿克墩交相呼应,成为一座融合了东方属性与希腊风格的殖民城邦;君士坦丁大帝营建新都后,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古代东方文化和新兴基督教文化于此撞击、渗透和融合,逐渐发展出独立的文化体系;易主之后,她变得像一座巴别塔,簇拥着说各种语言的子民;时至今日,她塑造了土耳其亦欧亦亚

的国家性格。多元的民族、多元的文化、多元的宗教,乃至她多元的称谓,均在这里成为了合理,于交汇中得到了整合。

然而,正是由于伊斯坦布尔具备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世界性,与之相伴的不仅有真实的历史,更充斥着各种传奇。世人垂涎于她的财富,波斯人、阿拉伯人、罗斯人、佩切涅格人对其发动过数次进攻却铩羽而归,城市的坚固城防在历史的叙事中被一步步夸大,最后被解释为蒙受神恩。在伊斯兰教看来,她的宿命早已锁定,自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起,这座城市就必定会被穆斯林征服;在基督教看来,城破后僧侣匿藏于阿亚索菲亚的墙内,终将目睹这座城市被基督徒收复。基于不同的立场,各自的史料对于同一件事的描述可能大相径庭,而由此诞生的史诗故事,则在数百年来为人传颂,亦真亦假,恐怕已不重要了。

直到今天,伊斯坦布尔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夹杂着虚构与现实的混沌过去中,每个人记忆里的伊斯坦布尔都不尽相同,但我们却能在她的身上找到相同的特质,从而了解对方,认识自己。作者无意解构,却处处解构:“这是故事与历史彼此融合的地方,是一座以理念和信息罗织自己记忆的城市。”客观实在与主观情感在记忆里交映生辉,最终塑造了这座任由人想象的永恒之城。

我曾去过伊斯坦布尔两次,也看过有关她的诸多游记,以前总是慨叹没人了解她,如今终于醒悟,“伊斯坦布尔不是东方与西方相遇之处,而是东方与西方渴望而热切地对视彼此的地方。”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感悟过去,感悟未来。而这,也正是伊斯坦布尔的魅力所在。

王子华